

# 遇难维和警察钟荐勤只在视频中见过女儿

海地时间1月12日下午发生里氏7.3级地震后，中国驻海地维和人员中有8人被埋。1月17日，经过中国国际救援队、我驻海地维和警察及多支其他国际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找到了我8名失踪人员的遗体。遇难者中，有一名35岁的宣传干事，他叫钟荐勤，是江西抚州南丰人。

噩耗传来，钟荐勤的亲友们都感到十分悲痛。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领导赶至南丰，来到钟荐勤老家，看望慰问了钟荐勤的家属。

**名片**  
性别：男  
年龄：35岁  
职务：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宣传处干事  
声音：“把拿手枪的手握在相机上，左右开弓，把珍贵瞬间记录下来。”  
评价：在战友们看来，每一场暴力面前，明明带着枪的他选择不断按快门，这“等于是为了做记录，自动放弃了对自己生命的保护”。

**数字**  
4——他赴海地之后第4天，女儿出生了。  
208——在女儿出生之后第208天，他自己却永远地走了。  
60000——他拍摄的资料照片多达6万余张。

## 两次赴海地执行维和任务

据了解，中国国际救援队于海地当地时间16日早晨7时12

分挖出第二具中国维和失踪人员遗体，根据胸牌上的姓名确认为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员钟荐勤。

钟荐勤生前为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宣传文化处正营职干事，武警少校警衔。南丰县委宣传部报道组组长黄应国告诉记者，16日19时左右，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派了3位同志到钟荐勤在南丰的家中，当时他们告诉钟荐勤的母亲：“钟荐勤还埋在废墟里，我们正在全力组织救援。”面对前来慰问的领导，钟荐勤妻子徐宏强忍泪水：“他心里只要想到娃娃、想到我，就一定会坚强地撑下去，他一定会回来！”

据介绍，钟荐勤今年35岁，1993年入伍。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009年6月至今分别被选入中国第六支、第八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两次赴海地执行维和任务。他有5个姐姐，父亲早在1995年因病去世，母亲是一名教师，现已退休。

## 坚强母亲 赴云南接儿“回家”

自从海地发生地震后，钟荐勤的家人都绷紧了神经。钟荐勤的四姐钟荣勤告诉记者：“我一直在电视上、网上关注那边的情况，但一直没敢告诉我妈妈，怕老人家受不了。”说到这里，钟荣勤已泣不成声，左邻右舍也跟着伤心地抹起眼泪。

“我岳母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老人，她就这么一个儿子，当她听到钟

荐勤去世的消息后，愣了一两分钟什么话都不说。”钟荐勤的四姐夫汪小林也红着眼圈说。据了解，17日一早，钟荐勤的母亲和3个姐姐已飞往云南去迎接钟荐勤的遗体。

## “之前我们 都在期待奇迹发生”

噩耗传来，南丰的父老乡亲也都十分悲恸，纷纷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英雄的悼念和对英雄家属的慰问。“钟荐勤是献身世界和平事业的英雄，他不仅是南丰人民的骄傲，也是公安民警的杰出代表。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精神，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灵。”当地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当我得知海地地震的消息时，我马上拨打钟荐勤电话，可根本联系不上，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但一直都没回信，当时我就感觉不妙。于是上网看新闻，希望能得到钟荐勤的一些消息，今天早上看到电视公布的8个失踪人的名单中有他，心情非常难过，我们很多同学相互转告，追悼钟荐勤。”17日，钟荐勤的同学刘剑斌悲痛地对记者说，他和钟荐勤小学开始就是同学，从小一起玩到大。“他给我们的印象一直都是很坚强的一个人，之前我们也都在期待奇迹发生。”眼圈红红的刘剑斌说，一个星期前自己还和钟荐勤通过电话，“当时他在电话中说很想回家，很想看看自己一直未见的半岁多的女儿（2009年6月19日出生），没想到还是没能见到。我觉得没见过女儿可能是他这辈子最遗



遇难维和警察钟荐勤(资料图)

憾的事情了。”  
“钟荐勤性格开朗，非常乐于助人，大家和他相处得如亲兄弟一般。”面对一个熟悉、鲜活的生命突然离去，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副主任李明生声音哽咽，觉得难以接受。

## “女儿名字 要等我回来起”

记者了解到，钟荐勤2001年结婚，为了工作一直没要小孩，直到去年6月他刚到海地的第4天，女儿出生了，可远在万里之外的钟荐勤在妻子分娩时也无法陪伴在她身边。得知女儿出生的喜讯，钟荐勤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QQ视频成为他最大的生活乐趣之一。因为时差，他每

天只有下班后的一小时可供珍惜——那个时候，正好是国内刚刚天亮，妻子徐宏会趁着上班之前的间隙，将小女儿抱到电脑前让爸爸瞅瞅。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李晓庆警官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告诉我们，已经在海地买好了几只小毛熊玩具，准备在4月份结束任务回国时带给女儿。可这位优秀的战友再也回不来了。”

半岁多的女儿至今还没名字。钟荐勤曾给女儿起了个名字，结果被徐宏否定了，钟荐勤为此愤愤不平地称：“不许提前给女儿起名字，一定要等我回来之后再起！”

据悉，钟荐勤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把他在海地维和的生活写成了一本小说，名叫《唯有情牵》，同时还出版了画册《海地维和》。 ■综合新华社、《新法制报》报道

# 死人“复活”参加抢险并领取工资

民工“被做假”：1、被分身有术：同一人多处领工资却签名不一样，有同一名字多次异地使用；2、被腾云驾雾：事发时不在家而长年在外打工的能飞回家乡抢险；3、被妙手回春：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七八十岁无劳动能力的老人都行动如常；4、被快速成长：未成年人如8岁的小男孩罗赵成、14岁的女学生罗秀梅都被速成为民工；5、被起死回生：杨九妹、王成英、罗绍忠等人在事发前就已经过世，却在此次抢险中被复活了；6、被签名按印：多位接受调查的对象反映其既未签名，也未按印，更未领钱。

——摘自网帖《云南富宁出怪事，死人“复活”来抢险，冒领工资百余万》

## 媒体介入调查“死人门”仍扑朔迷离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案件，却因为一个网络帖子，突然间引起众多关注，也将涉案的地方政府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已经过世多年的死者的名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地方政府提交到法院的参与抢险救灾并领取抢险工资的花名册之中。虽然多家媒体介入调查，但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 交通事故致有毒物质泄漏 政府获赠

2007年12月28日，江西萍乡里马化工厂与云南解化集团签订购销合同，由云南解化集团供给里马化工厂粗酚300吨，里马化工厂自备罐车运输。随后，里马化工厂请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邵东物流分公司运送粗酚。2008年6月6日，罐车驾驶员申某驾驶一辆重型罐式货车，到云南解化集团装载了33.6吨（核载22吨）粗酚后，前往江西萍乡里马化工厂。粗酚是一种棕褐色液体，具有毒性，其对人体、水产和农作物均能构成危害。

6月7日凌晨5时20分，车辆在高速公路撞向道路右侧紧急停靠带上的土堆，造成翻车，车辆严重解体，驾驶员、押运员等3人当场死亡。罐体与车辆分离后，滚下路基10余米，罐体破裂，罐内33.6吨粗酚液体除少部分被树叶、土壤等吸附外，其余大量沿高速公路截洪沟流入者桑河，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事故发生后，富宁县政府及

相关部门迅速展开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控制了险情。之后，富宁县政府将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江西萍乡里马化工厂、云南解化集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64.32万元。

经调解，云南解化集团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在承担次要责任的基础上自愿赔偿原告60万元，其余两被告没有达成调解协议。

2009年12月14日，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赔偿富宁县政府各项经济损失366余万元的70%，即256余万元；江西萍乡里马化工厂不承担赔偿责任。

## 网帖曝丧失劳动能力者 竟抢险 102 天

今年1月6日上午9时55分，一位网名为“zg988”的网友在红网论坛上发布了一篇名为《云南富宁出怪事，死人“复活”来抢险，冒领工资百余万》的网帖。

帖子随即成为网民关注的对象，原本已经判决的交通案件，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随后，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的代理人栗宝鑫也对媒体表示，案件一审中具备反证证明的材料都没有被采纳，而判决书对案件审理的诸多事实认定也存在问题。栗宝鑫在对比原告提供的农民工工资花名册名单及签字笔迹时，

发现多个名字重复，且签名极为相似，于是对高达104万余元的抢险工资单产生怀疑。

2009年10月30日，栗宝鑫与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到达者桑乡开始调查取证后，发现名字出现在花名册上的新街村霍灯福已丧失劳动能力10多年，根本没有能力参与抢险，也没领到钱；那斗村81岁的农妈南也存在相同的情况，自称并没有领到钱，但名字却出现在了名册上。而有些连车祸事故都没听说过的村民也出现在花名册上。

在花名册上出现的名字中，还有8岁的孩子罗赵成、14岁的罗秀梅等，抢险天数都是9天，每人有450元抢险工资，但据称他们的家人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而对比花名册名单和笔迹，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农廷英参与抢险天数总计达102天，在花名册上出现了6次，涉及工资5100元。

栗宝鑫向媒体表示，运输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向法院递交了书面的手模和字迹鉴定申请书，但并没有得到采纳。

## 县委起草的情况说明 还在审核

云南多家媒体也介入了事件的调查。记者调查发现，网帖中爆出的“死人冒领抢险工资”确有其事，他们因为别人的某种目的“被复活”了！富宁县者桑乡者桑村委会新

街村的村民霍汉光对媒体称，事发当时，全家只有自己一人先后参加了3天抢险，最后得了250元的报酬。事后才知道抢险花名册上不仅有自己的名字，还有已经瘫痪了11年的老父亲霍灯福的名字。他表示，该村的陈贵益老人在事故发生之前两三年就已去世，享年70多岁，不过，在花名册上照样有他的名字。

据调查，总共有6位死者的名字出现在了参与抢险救灾并领取抢险工资的花名册上。

距离事发地十多公里的百恩村也有多名村民的名字出现在了领取工资的名单上，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参与当年的抢险。

那么，这个漏洞百出的“花名册”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

面对媒体的采访，剥隘镇财务所、财务室和者桑乡财政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对此事不知情。一位村民组长则表示人数是乡里在统计。

富宁县分管环保的副县长李灏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则表示，当时是政府各个部门在搞，县政府不清楚，这是由者桑乡和剥隘镇政府提供的，具体由乡镇政府办公室提交。

1月14日下午，记者联系了富宁县委宣传部，分管外宣的陈副部长告诉记者，对于此事，他们已经在起草一个情况说明，但现在还在文山州委宣传部审核。等审核修改完成之后，会第一时间和记者联系。

■《法制日报》储皖中 施怀基